

山

書

山書第十四卷

南郊祈穀

崇禎十四年正月初五日辛巳躬至南郊行祈穀禮自  
嘉靖中改大祀殿為祈穀壇以孟春上辛祈穀十年又  
改啟蟄日祈穀以後不復行至是復以上辛日行祈穀  
禮不散齋不出宿于郊齋宮不朝

賑恤飢民

正月諭歲荒民飢煮賑當如救焚拯溺前有旨着盛豫

山東各撫按速察各州縣倉原實數有無虧額侵漁及  
賑過飢民多寡原限一月內分別逐一回奏何至今未  
見奏來仍蹈徇隱稽延之罪着該部即行察明各該處  
仍着恪遵諭旨星速察奏其涌漲不開封積不發的俱  
着指名奏來推官不據實察報的一併恭處如再玩違  
重治不宥該部馬上飛催仍立限去該科記着曾奉有  
旨如何不行恭糾着明白回奏特諭戶部都察院通知

禁抄密封

正月兵部尚書陳新甲請禁抄密封上言機密屢禁抄  
傳稟蒙嚴諭臣等請有密封發科者該科封固送部臣  
部照舊錄出送回該科彙繳密封發部者臣等錄出即  
封固逕送該科照例彙繳日輪守科科臣一頁專接密  
封臣部仍每月將接過密封開列具本題知兵科具疏  
云臣愚以為孰有必當密者有不必密者有可密于事  
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有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  
日者如事關兵機方且動于九天藏于九地何可不密

也如何邊有事迺投何地動靜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之  
之以便各獻芻蕘各要害知之以使共圖備禦何必密  
也況邸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轉甚張  
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藉口何可密也如禦  
邊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烽火熄矣仍當使廷臣  
共知其何策以禦邊勦寇之誅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  
寇已平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勦寇此可密于  
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

人將遁人已獲矣則必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  
之人不密慮其入將自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  
以誅之實此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也蓋人  
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  
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為成事事成更復昭然  
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  
廷一時慎密之事因循沿為故例甚至科糾史館皆不  
能啟什襲之藏而筆之而一時之疑信猶其小者後世

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謂聖敵綸綍自臣等封駁之臣始  
矣臣用是兢兢然懼敢因請旨發抄而并及之

福藩之變

正月賊李自成率群賊窺河南府遠陝西叛兵數百逃  
至河南巡撫李仙風招置城中禦寇事聞詔逮其首惡  
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勾自成為內應一夕而  
陷賊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俱絕城走士民被殺數十  
萬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並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殺

之世子逸去遇亂民劫之裸而奔于懷慶自成在維搜  
富室竊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為  
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行兵至城  
下時昌閉門拒守官兵攻入仙風收時昌斬之

帝聞變御苑清宮召閣部詳問情形遣監臣王裕民都  
尉冉興讓科臣葉高標前往存卹各賜表裡及銀兩等  
差刑科給事中孫承澤上疏糾兵部曰臣惟自流賊發  
難以來屠城破邑屢屢皆聞矣大約由于中樞之地議



論雖多實效因奏每見塘報飛馳止憑模稜一覆大將  
缺出止憑資格一推幸而小提部收指示之功不幸而  
敗部不與覆軍之罪內外相諉以致日甚一日竟至墮  
郡城嘗親藩如洛中之事誰究中樞能辭其罪臣以樞  
臣陳新甲受皇上封疆之寄所宜公而忘私盡忠竭知  
滅此朝食乃雷同掩飾漫無主持楊嗣昌曰其功宜叙  
也亦曰其功宜叙也嗣昌曰勦功無成也亦曰勦功無  
成也不知賊勢猖獗十倍往昔楚中焚掠已徧川中破

陷未休所叙者何功垂成者何日樞臣亦曾一為恭駁  
以肅朝廷之威靈否也即如庸帥王紹禹威望未開何  
遽委以腹心重鎮當其奉命而往原責以剽平左草之  
賊何以今之遷延楚中及在楚辦賊不效已知其伎倆  
無能何以仍將豫疆漫令嘗試有同兒戲也且闖賊素  
稱狡鷙舊在秦中督臣洪承疇撫臣孫傳庭數與血戰  
始挫其鋒此豈恒怯之孝仙風賣菜傭之陳永福所能  
辦何樞臣不早一策備貽禍如此其烈也嗟嗟往事豈

不可問矣豫中自歸德以外俱有藩封俱稱難守倘事  
機再失遂至中原潰裂不可收拾天下事寧尚可言伏  
望皇上亟令樞臣從實料理目今豫中兵氣奄奄作何  
整頓赴援客旅逡巡不前作何鼓勵俾列藩有泰山之  
安萬一賊向東南江北二陵重地根本所關臣督餉淮  
上見風督米大典暮年氣餒難骨支離用何健將補之  
以收萬全之策願樞臣明而熟計無致一誤再誅也臣  
職在言列不避撻鋒倘樞臣因臣言而閉門引陳或出

凱激辨當此至憂臣存之時豈宜有此臣罪滋大矣

大赦中外

二月諭朕自御極以來事無大小皆親自裁決是以積勞成疾諸証交侵且際時事多艱問問凋敝無告災黎困窮已極目前更望飽得甘露百姓蘓息倒懸可解况今歲而山東河南等處流寇猖獗兵民殘殺幾無寧日甚至人自相食朝不保暮如此情形深堪憫惻又邊警未息議調多兵勢必措餉然催徵原非得已惟恨貪官

奸吏借此作弊額外蝕削有限之民力甚苦何甚至于倚上凌下民受冤抑無所控訴或官吏行酷暗害民生或讞獄不平姦吏顛倒或紳衿土豪驕橫侵霸或藩王宗室暴戾恣睢或勛戚及內外官員肆行極害或犯法罪人輕因官吏勒索不遂故意延挨不結竟至瘦斃或情面囑託一味行私多方出脫而大奸漏網或文武各官不實修職業惟營一己之私或蒙蔽陰徇朋庇作姦罔念軍國之重種種情弊有一于此皆足仰干天和

昨又值天示警戒黃胥為災豈非多惡積于下而天變  
即示于上總緣朕涼德寡聞明不足以辨姦德不足以  
格物誠不足以動言行不足以孚人是以百司失職災  
異叠興民遭塗炭安枕無聞朕徒忝君師風化之位竟  
無建極表正之實每一言到思及不勝酸心愧服朕病  
今幸稍愈哀此黎庶教化未洽而兵荒相繼以致犯罪  
罹法者日衆朕仰體天心最遵祖法大赦中外併今歲  
暫免行刑特勅兩京省直經營官將已結未結重輕等

罪凌違新敕流充分別減等徒配杖笞酌行寬釋贓多  
者酌量減額贓少者分別釋放俱照後開條例定限于  
季夏中旬內外通完具奏敢有怠慢出入等弊定治重  
罪務期刑獄平允奸良剖明庶幾稍消怨怒之氣免致  
干和至如勳親紳豪藩王宗室內外官員有仍前作姦  
橫肆陷害善良者着科道辦事衙門及撫按官一體密  
勅訪等恭奏朕恪遵祖憲立憲重典决不輕宥特此遣  
官分行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辛巳內計

是年內計主察者吏部尚書李日宣都御史王道直吏科都給事中吳南瀨河南道御史葉初春先是考察疏上奉旨京察大典屢奉明旨責令部院諸臣執持擔當破情秉公嚴行澄汰勿使貪穢漏網庶大法小廉咸知勸懲遠考劾各衙門等官內外多以鄉貢任子及在籍丁憂多已經處分的臚列元數仍屬賂徇積習成何察典還着恪遵屢旨嚴明考核有真正貪酷者不許徇庇



隱漏及懼救不謹各款俱要嚴實詳先不得拘定儘願  
祇循故事寔責仍限三日即奏于是臚列再上黜革者  
較往例為增大僚被處者汪度百張學周姚鈿章先岳  
袁蘇喻思恂李玄趙時用林棟隆劉永祚劉鶴田唯嘉  
蔡奕琛朱繼祚張紹先郭建邦葉紹顯徐人龍董羽振  
莊欽郵王萬象靳光先張羅彥馮可賓

袁藩之變

二月賊張獻忠羅汝才走當陽鄖撫袁繼咸悉兵扼賊

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使二十騎持符偽為官  
兵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放開賊既入即揮刀大呼殺  
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縱火先燭天賊大隊  
疾馳至城中大亂昧爽賊盡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圍走  
兵備副使張儉推官鄒曰廢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  
張獻忠曰王質王也但我不殺王朝廷不殺楊嗣昌耳  
遂殺之投其屍于火盡殺官眷并殺貴陽王常法發銀  
五十萬以賑飢民初左良玉瑪瑙之捷降將劉國能獲

其妾高氏蘇客潘獨慈寄襄陽獄至是取出携之以去  
左良玉在郢厝家口資蓄于襄陽並盡為獻忠之所有  
良玉聞之同郢撫袁繼成發兵馳援已無及

兵科合疏糾嗣昌曰蓋自洛封失陷文武守臣先後伏  
辜而脣勒賊重任者尚以逃在西川為解今襄陽皆陷  
賊禍甚矣襄樊為南北咽喉吾未戰鬪必爭之地今拱  
手而資敵獻闕相應羽翼已成腹心中原千里流血天  
下大事豈堪一談再談以至於終誤也今日急者恭督

當自商雖保督當自汴梁鳳督當自黃麻暫移土賊之  
役合力渠首之誅不論何兵何將能殺獻擒闖即予以  
封爵大賞何必單靠一久任因功之老臣也諸葛亮曰  
兵交方始今功罪不明何以討賊為此番功罪未正雖  
遣將如林調兵如雨恐無以立威而作衆氣也夫獻賊  
自四川來督師楊嗣昌親統各路之兵專任勦殺開縣  
一敗猛將寥寥數百為賊所乘賀季之兵犄角不聞以  
將子敵誰之過歟及將瑄兵潰關防馬騾盡行委棄仍

粉飾奏報而曰賊復飛遁何太欺也况賊經陸路奔突  
督師乃水路道遠不知御所賜之鞭馬曾一攬轡否也  
于行軍為失機于朝廷為不敬矣在督不過以破失十  
縣為蜀失事之終豈知以首陷藩封為楚失事之始耶  
若左良玉者固督師特題以建大將之旗鼓者也十二  
月內既報由襄陽夷陵巴巫而進又教起程由興安進  
發止不關乎軍令去來一任乎已心豈以瑀瑤之捷不  
係督師之調遣遂狂悖至此何驕蹇也迎頭少一擊之

力是以賊兵入無人之境耳至于郎撫袁繼成楚撫宋  
一鶴非督師破格推薦以秉鉞者乎先事無一哨探之  
報當機無一告急之文臨敵無一扼守之策雖地有遠  
近而罪無全諉守道萬年策巡道張克儉非督師不次  
流補以守土者乎飭脩無綢繆之能清內無緝奸之術  
臨變無巷戰之勇雖同城有勇而信地攸關以上諸臣  
督師所舉而大負督師負朝廷負封疆雖東身國憲有  
餘恨矣且也失事其如此重大而諸臣至今未有塘報

宜候督師至止柱復商確而乃敢上聞數何蒙赦至此也八疇之火牌念前自當有所着落矣抑臣有請焉中樞亮天下之柄為皇上執法以削平禍亂者也兩番失守調度雖極苦心功罪未衡大法豈以曾受督師推轂故欲言而噤噤夫公忠起見執持宜先察督師在部時有最實限內撫勦功次一疏內首罪洪承疇首功熊爌燦至今思之功罪一紊而用人行軍到底受害樞臣虛公自信斷不游移然臣不能不切切也至于將領守令

等項功罪全 巡訪御史詳核豫按高名衡已受劾且  
夕不可無人察本省之變奉有選差之旨此時臺班之  
員不論在內在外報滿候代之內選差一員命其星速  
前往不必拘赴京考核之例亦地方之一急務也

蝗後典屯

三月諭戶部都察院春初捕蝗係重農首務典屯布告  
非紙上空文奉有嚴旨嚴加責成佇望野無害稼之蟲  
民鮮不耕之土五穀豐登四方永利庶幾內安而外自



附食足而兵亦強各該撫按及屯田御史勘實通行有  
無虛應故事奉命不為不久未見具疏奏來好生違玩  
姑且不究今時延暮春東作方興看將捕蝗與屯事宜  
再行所屬各府州縣務令及時修舉仍將各境內蝗蟲  
生滅撲打多寡及墾種過屯地若干措給過牛種若干  
逐一詳察分別殿最限四月初旬各行據實回奏如再  
瞻徇私庇悠忽玩泄及苟且塞責的訪出有司立寘重  
典撫按司道等官一併治罪決不輕貸特諭

又諭戶部開墾屯田原裕兵食昨歲春初曾奉諭旨督令該督撫鎮守官嚴督所屬春種秋收將開墾收穫數目具疏題報該部即據所報多寡定各官功罪茲聞今秋冬已過如何未見奏來殊屬違玩着戶部即將各邊屯田以開種若干秋成之日以各收穫若干及未開墾者俱嚴加分別詳列賞罰限十日內具奏務要明悉確當鼓勵將來俾人知所懲勸屯政克修不得瞻徇朦混取咎特諭

閔臣清獄

三月大學士范復粹清獄訖言取各犯審時投詞狀一  
一翻閱見有公狀一紙係未結各犯官侯恂傅宗龍等  
臣教共六十六名內而尚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  
而撫按道府州縣等官無不畢具不覺慨然嘆曰此我  
國家歷朝之所無而何近日犯法之甚衆乎孰非我皇  
上作養之士而拔用之人哉折圭擔爵以為榮矣作奸  
犯科何辱如之豈真衣冠為累詩書誤人耶當點名換

審時臣責以臣子大義慄以朝廷大法皆俯首叩頭自  
恣自艾感戴聖恩陸續先後不見其多今察各摺凡內  
員文武約有一百四十有奇亦甚可痛矣謹摘其大者  
為我皇上陳之一原任尚書侯恂原任司官仇嘉慶夫  
也豆借逐之數已經改明多開未明之數已題追納其  
司官賄差一節力辨皆為懸指留案牽纏五年沈滯所  
宜早為分案的結者也一原任尚書傅宗龍管撫蜀則  
功績亦著在中樞則籌畫多疎惟哀願其一時疎率之

差實不放有藐抗阻撓之意所當速為酌議者也一原  
 任順天府府丞戴澳論人無據祇為博己之名事出風  
 聞殊夫入告之體所宜酌量擬罪以開言路者也一原  
 任巡撫黎玉田常道多方孔炤為撫剛一罪各不同總  
 之勦撫未見有效按法何辭而城池未有陷殘亦難概  
 論所當分別各路議結者也一原任兵科宣國柱諫官  
 職任糾彈為何代人私嗎但逃弁拘提何時得至若審  
 無受賄之情宜擬應得之罪先為結案者也一原任兵

科歛始然催餉數月有一百三十餘萬之多似急公家  
而科叅有款又多有缺人所聞之事難免官謗但辨稱  
誰送樣銀有何的據既說打死今何生存張仁原非快  
役金台亦非聽用節節應辦所宜再加研審請旨定奪  
者也一原任南道成勇自負直慤匪為傾排但言官就  
事論人今堅稱無有主使若果無主使之情所宜原情  
定罪以免幽沉者也一原任御史魏景琦事出倉卒原  
非違法罪其應得已駁另擬仍宜酌減速結者也一原

任御史范良彥應追贖數已有二千之多復日皆枯已  
獲貪濫之報所宜勒限追贖照例務釋者也此案方經  
欽駁自當訊其贓証明白確擬乃司官王廷投經擬斬  
罪成招懼而賄賂有由然矣但良彥之罪不至于斬况  
又復賂又豈可斬乎一原任北道督呂據冊未完之贓  
多至一萬三千見在追比據擬地方錢糧除去抵完欠  
數尚有餘剩此中難以懸坐所宜行該督撫察明後方  
酌議擬減罪者也一原任司官孫嘉靖浮薄恣肆屢見

才情剛厲過激乃其本色據其辨有十疑法當立聽謂  
周敬案係堂上所親授于司官似為無與即云既講送  
况然此月身在場中金玉亦貧之傭必有多金况又非  
經推用之官為何重賄種種失辨所當研訊確情再為  
確議若也一原任司官熊汝學未國壽未日燦燭工俱  
有可原倍修似可寬罪所當分別酌議各量還職者也  
以上諸犯各殊幽沉則一所宜請旨下部作速清理者  
此矣臣于審案中得可用者二人焉有不忍嘿然者



一原任江西布政使之臣一原任總兵劉克祚夫出夷  
吾于檻車用益明于三改率皆成功古今美政今之臣  
未必如管仲先祚未必如益明而鼓舞摩厲可當一面  
未可知也

石變粉米

是年春池河守備馮萊銓進三色米粉言廣武衛龍山  
頭武衛小橫山二處石變為紅黃白三色米根眾稱為  
觀音粉軍民如蟻攬取堪以充飢謹將三色米粉進呈

御覽

造官祭陵

四月御太極殿召成國公朱純臣恭順侯吳惟英新樂  
侯劉文炳駙馬都尉萬焯學士固宣平伯衛時春禮部  
尚書林欽祚侍郎王錫象蔣德璟入對帝曰孝陵為高  
皇帝弓劍之所關係重大會此所載近陵不許開窟取  
石斫伐樹木禁例甚嚴近來法久人玩于原額四塞外  
開得甚多及燒鑿紅石傷損樹木等項雖經南中諸臣

山書

卷四

七

回奏選項特遣重臣親勘左侍郎王錫宸奏臣向為南  
京司業祭酒頗知陵事帝遣命與成諸臣起惟禮部三  
臣面對錫宸復奏孝陵自華山以下屬句容上屬上元  
向有祖窰四個天啟後漸添頗多宜行拆毀奏畢德璘  
奏孝陵在中山稱龍蟠虎踞之地最為形勝其龍脉從  
茅山來歷燕岡武歧華山白雲峰龍泉菴一帶至陵可  
九十里祖制附陵二十里內禁例甚嚴今新開諸窰若  
礙龍脉自當嚴禁只是愚民無知以前似不必究臣又

北宗室舉人朱統鎮曾有訛言孝陵水口開砂諸處亦有私取紅石并陵後龍潭一帶皆當查看德璟奏泗州地稍低開大水時幾侵陵山砂脚鳳陽陵龍脈來處開亦有鑿開池塘者帝曰這奏向不曾聞得命起來隨賜宴畢帝曰右侍郎朱德璟過跪帝曰再奏朱德璟奏中國有三大幹龍中幹旺氣在中都結為鳳泗祖陵南幹旺氣在南京結為鍾山孝陵北幹旺氣在北京結為天壽山水陵這三大幹本朝獨會其全是萬世靈長之福

帝曰這三大幹都從崑崙山發脈來德璟奏誠如聖諭  
儒者南北兩戒南戒自岷山岷冢來負地絡之陽至揚  
子江入海為南京北戒自黃河積石來負地絡之陰至  
天津入海為北京是兩大戒山河形勢皆兩京攸任帝  
曰這北戒天津入海麼德璟奏北戒自太行山一帶過  
天壽西山繞京城至天津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西山  
一帶龍脈過處亦不宜開石帝曰西山一帶亦當照管  
又曰或國公新榮侯禮部尚書耒三臣同過帝曰今今

卿等三人特往南京孝陵同奉祀及守備神宮監禮部  
禮科察勘附陵三十里及龍脉經行處并左右沙水俱  
不許開石燒灰凡新添窰房悉行拆毀樹木椿植或宜  
移去或宜栽補俱詳察便宜行至泗州祖陵鳳陽望陵  
一并踏勘如有勢豪大姓把持立行叅奏治罪因賜成  
國公路費二百兩緜緞二十表裡新樂侯路費一百五  
十兩緜緞十五表裏林尚書路費一百兩緜緞十表裏  
命再賜茶即同出檻外叩頭謝恩而出

封妃禮儀

四月進封東宮田氏為皇貴妃西宮袁氏為貴妃按兩  
宮進封倣萬曆中例也先是禮部已具儀注內侍後以  
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為請下部察議部臣林欽楫  
等以會典洪武中所定皇妃受封謝恩後亦云內命婦  
請親以次賀如常儀夫于妃曰諸親則于皇后前稱妾  
者不同矣故累朝皆遵好之惟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崩  
上追思甚高不再立中宮故妃禮稍隆而累朝有中宮

在工則此禮自不便行今兩妃受封驟行此禮恐非慎  
夫人却席之意又永樂時長公主于成祖則女弟行也  
今榮昌大長公主則上親姑也而忽充班首行四拜于  
兩妃之前恐亦不妥萬歷十四年進封鄭貴妃乃神宗  
寵妃也當時部擬儀注亦止照洪武所定且惟天子議  
禮禮官守禮未聞內官議禮者况照會典洪武時例行

### 督輔罪案

四月諭督輔楊嗣昌瑤山諸提不能掩兩藩罹禍之



夫雖經身改遂定罪着五府九卿科道等官會勘議罪  
具奏各官集中府會議云議得督輔楊嗣昌初以樞輔  
司兵則截南山東殘破一會城五十八州縣而陷一德  
王繼以督輔視師河南山東四川湖廣殘破二府三州  
十九縣而陷二福王一襄王三王連陷二祖列宗之靈  
將不知如何怨恫即引主將失機律不足塞罪若其餘  
郡王將軍中尉及百萬生靈之死益復難計然此皆中  
外所共言惟抗首欺罔之罪尚推髮難赦也一日三抗

修義明旨力桑義州以至重闕孤危二曰屢抗戰守明  
旨引漢和親唐稱臣宋納幣稱為樂天而以善戰為服  
上刑三曰旨倡聚斂一議加勅餉三百萬兩再議加練  
餉七百三十萬餘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致天  
下民勞財盡群起為盜四曰隱匿失事不報即福蒙二  
藩被害已久尚隱匿說說轉換支吾五曰虛飾捷報如  
濠州知州蘇瓊等死于流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  
神又憤怒又且陰買賊款毫無着實現今招安在蜀楚

諸賊剽殺橫行又是熊文燦款款救智此五者救天救  
君罪又在失陷封疆之上其餘奸貪萬狀救險百端誦  
經咒死蝗蟲明條欺誑良心久死豈肯自殺實高堂誅  
殛之速而亦皇上威福在手社稷無疆之慶也查嘉靖  
中大將軍仇鸞奸欺賣國致敵大入蹂躪亦病疽而死  
肅皇帝赫然震怒剖鸞棺戮屍此紫頰而三王相繼以  
陷沒山東河南四川湖廣諸省殘破則嗣昌之罪當有  
十百于鸞者三尺具在似未可以既死寬之也議未上

因部院科道各官累疏糾嗣昌之罪于四月十八日召  
各官至乾清宮諭嗣昌係朕簡用用兵不效朕自鑒裁  
況尚有才可取張縉彥一疏原係職掌從公起見舉朝  
各官見朕有議罪等旨歎大家排擊意欲沽名如有忠  
直何不先具奏疏待兵科恭本下部紛紛不已本該重  
治爾等又說朕庇護嗣昌姑饒這一遭其各疏留中不  
發諭爾等知之隨下諭楊嗣昌免議予祭一壇

三輔起用

書

卷四

三

四月諭國事多難亟藉舊臣佐理輔臣周延儒張至發  
賀逢聖定識巨力料品鴻猷贊襄多勞忠諫未竟俱着  
以原官入閤巨觔卽着馳驛來京應朕佇望至意地方  
官仍照例敷趨護送該衙門知道

### 問刑條例

五月刑部尚書劉澤深疏請議定問刑條例諭旨曰律  
應恪遵例能高下刑部司官引議多非正律正例該部  
卽同原管重修會典司官逐一簡察諸條款有事同而

二三其例及參錯不齊可容又高下者俱妥刪歸畫一  
造冊奏覽以憑發館吏定務使法約易知條簡易遵一  
此從來辭端不許率易塞責者有詳刑至意

### 開烟酒禁

十四年春立烟酒之禁犯者立置大辟至是諭烟酒為  
邊隅所必需禁販亦因敵之一着犯者梟斬可謂嚴肅  
民間犯者甚眾輒置大辟朕心惻然因念烟酒既有益  
于人聽其自便但下海出邊者禁之

樞臣教罪

五月兵部尚書陳新甲請開釋傅宗龍孫傅庭凱言微  
臣愚蒙自知負罪深重原欲舉新任侍郎臣吳甦以自  
代蓋深服其料品壯猷為大有用之才凜奉天語命臣  
不必再請臣毛骨都悚不敢再瀆惟長跪再奏願皇上  
于才難之時漸開一使過之門若臣有一毫市恩之心  
徇私之意臣該萬死如原任兵部尚書傅宗龍起家臣  
鄉巴縣真是民之父母及巡按貴州立解安酋之危後

總督密雲留心邊計再蒙皇上賜環臣鄉巡撫練兵清  
屯儘有方略惟其人徑情直率冒任中樞以此獲罪望  
上若曰欺藐知為死不敢出此一時與論咸推為可用  
之才望我皇上鑒奪臣再奏如原任保定總督孫傳庭  
還自有血性的人臣共事行間見其兵將肯做事即敬  
然若見其兵將不肯做事即拂然怒怒則火上攻為面  
熱為耳聾為咳嗽此臣知之最真者然是偶聾而非長  
聾及蒙界以保督乃自認偶聾為長聾至負皇上委任



然其才情氣魄猶堪一割伏乞皇上鑒裁此臣平臺而  
葵之語不敢減一字臣謹補牘再請伏乞皇上念臣從  
封疆起見勅下吏部俯照宋之臣例將傅宗龍等赦罪  
作何效用仰請聖裁釋傅宗龍擢用孫傳庭不得輕議  
按宗龍以楊嗣昌薦之自代及在兵部嗣昌軍前所請  
兵餉餘額宗龍稍裁之嗣昌致中樞不任時方倚重嗣  
昌切責宗龍宗龍疏言嗣昌徒耗國家兵馬錢糧不能  
報効但以氣凌臣中原之事將有不可知者帝奪其官

尋下獄至是斬甲薦之復任三邊總督是年九月宗龍  
率大兵討李自成于襄陽敗績死之

### 開科格才

五月諭戶兵二部議開裕國足民奇謀義勇二科曰取  
惟足國之道實在阜民強兵之策要在擇將方今國用  
日煩民生日困朕心甚切如傷乃廷議每年足用則必  
取之于民及言恤民則有慮絀于賦而所入不供所出  
使國與民無並足之方矣至如建牙設鎮不知凡幾然

干城未覩桓糾未聞推轂徒勤登壇罔致抑又何也豈  
以天下之大人才之盛而竟無人焉明習心計經理儲  
踰可以不事腹削催科而使度支京抵有殷陳之積者  
乎又豈無人焉謀裕折衝力能起乘或沉識而握奇制  
勝或驍恣而陷陣摧鋒如古所稱習將勇將之選者乎  
朕扃牋側席旦夕以之未獲一遇意者所謂敷求之術  
未盡其道也朕今欲特開科目一裕國足民科一奇謀  
異勇科使海內人士望的而趨有以自見至于訪求考

驗徵聘選舉更須良法盡善務期極美必售質鴻毋投  
豪傑傾心弓旌生色以稱朕破格旁求至意所有設科  
事該部科會集廷議詳酌規制未看

### 皇子禮儀

六月禮部疏言臣等恭奉工諭朕第三子年已十齡敬  
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冊封必具冕弁翼善冠服而  
會典開載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禮而十齡受封已加  
冠矣有無妨碍等傳示該部詳察典例經禮一併議

擬其疏欵此臣等捧繹明綸仰見皇上稽古之隆禮必  
求諸至當萬非臣等愚昧所及除十齡冊封祇遵祖制  
無容復議外惟封冠二禮並行未便臣等敢不詳察摺  
副聖衷攷之儀禮士冠禮註云諸侯十二而冠又云若  
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大戴禮云歲星為年紀十  
二而一周于天天道備攷人君子十二可以冠是十二  
而冠禮之經也又考禮記冠儀云冠而後服備是所謂  
三加彌尊者必冠而後備也臣等前奉明旨謂既受冊

封必具冕弁袞冠服則冠禮不可不亟舉故議庶為  
歷二十九年事例先行冊封既加玉號而後脩王者之  
服行三加之禮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第一時並舉  
典禮未易誠有如聖諭所示者合無照嘉靖二十八年  
例今歲先行擇吉冊封以遵祖制俟至十二歲依期加  
冠以循經禮未知有當否惟是冠禮在後而受封冕服  
在前之首所云有無妨礙正在于此臣等謹察會典及  
集禮有親王冊立禮有親王年幼受冊賓禮又有親王

冠禮各自不同先封後冠似無妨礙累朝皆遵行之即

古諸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冠矣

想魯公既為國君必具國君之服特冠禮未行則三加

之冠服猶所未備耳蓋封者建國之始錫圭胙土所以

樹百世之本立君道也而冠者成人之始備服醴賓所

以去冲濡之幼志人道也對禮惟帝王得行而冠禮則

貴賤皆不敢廢故高皇帝斟酌百世分為冊冠諸儀原

是兩項備極精詳惟三加之禮洪武中所定親王初加

網巾再加翠善冠三加九冕梳成化更定初加翠善冠  
再加皮弁三加冕梳于是後遂為定制攷之冠儀註云  
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蓋尊以明  
無生而貴之義大晏亦不相遠然皆申之以祝辭隆之  
以飭戒所謂冠者嘉事之重者也今皇三子冊封合燕  
照例其版行禮俟加冠之年行三加禮始稱備版恭之  
者今經禮歷朝典例似皆如此統祈聖明裁定答旨云  
這先封後冠既詳察經禮不相妨礙今歲冊封皇三子



禮例凡版舉行至十二歲行三加禮該部即將冊封事  
宜詳具儀注擇吉未看

### 真人宴例

七月禮部訛言張真人以異教獲蒙國恩察會典郊祀  
慶成亦曾有與宴者自天順中有真人不必與宴改為  
賜饌之旨而宴禮不舉久矣即真人朝覲進表時酒飯  
亦不開光祿鴻臚開列則我朝所待真人者其大略可  
知也應京河奉蒙召賜宴遭際可謂獨異且奉有優待

明旨後經該寺具請前來臣等敢不敢遵但歷稽往牒終難妥議合無仍比成宴例用工食品物待之其宴所及侍宴官則慶成宴內一款有云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僧官刺嘛俱宴于大慈恩寺以內官一人侍之之例臣等竊以為宴如慶成可謂隆矣而釋道二教所爭既不多法王禪師其名號亦重相應比照遵行至宴所則宜改慈恩寺為靈濟宮各從其類于理較妥臣又查去春應京曾奉命祈雪亦將選內臣一員主其事則內臣侍

宴于例亦合允之

新修太學

崇禎十四年新修太學成是年八月十四日巳時行釋  
奠禮是日為丁巳筵與丁祭相湊帝命丁祭仍遵官行  
禮釋奠另期行改擇八月十八日辛酉先期賜衍聖公  
孔允植宴于禮部真人張應京跪請入監觀禮禮部駁  
道流不得入廟庭是日郊初刻駕從長安左門出是崇  
文街至成賢街入廟祭酒司業書服率學官諸生于成

賢街左跪迎駕至樞星門外降輦步入門遣大璫王德  
化來問釋奠與釋菜同異部臣謂釋菜禮輕釋奠禮重  
釋菜止芹藻之類釋奠則有幣有牲有樂原是不同有  
頃天漸明具皮弁冠服出太常寺官導由大成門中道  
入盥洗詣先師廟中由陞工至廟內拜位分奠陪祀官  
各就位分奠官列于陪祀官之前奏迎神樂兩拜興分  
奠四配十哲官各詣廟東西階下分奠兩廡官詣兩廡  
前俱北向立遂行釋奠禮太常寺卿跪進帛于帝右帝

上書

卷四

三

楷至立授帛獻畢授太常卿奠于神位前少卿跪進爵  
于帝右帝立授爵獻畢授少卿奠于神位前出圭分奠  
官以次速進各詣神位前奠爵訖各以次速退就原拜  
位奏送神樂復二拜興而禮畢矣帝坐廟西廡急呼禮  
部官未工傳首先師神帳內有二紅杖非舊制不敢亞  
聖神主稍偏又二廡祭品欠豐工部修理粗糙不堪令  
禮部左右侍郎太常寺堂上官細加巡察回報帝由中  
道至御帷更翠善冠黃袍率吳倫堂諸生列于堂下祭

酒各官列于諸生之前跪俟駕過起北向立上至彝倫  
堂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祭酒以下及諸生行五拜三  
叩頭禮有頃內贊贊進講祭酒南居仁從東階升由東  
小門入至堂中北向立執事官舉經案于御前禮部官  
奏請授經于講官祭酒跪禮部以經立授祭酒置于滿  
案後至中北向立一拜叩頭上諭講官坐祭酒承旨就  
講案邊立上諭官人每坐百官承旨武官都督以上文  
官三品以上及學士一拜叩頭坐祭酒講畢陶謨講畢

退出堂外司業羅天任從西階升由西小門入一如祭  
酒禮講易成卦講畢退出堂外有制宣諭云聖入之道  
如日中天凡四語祭酒司業學官習禮公侯伯諸生五  
拜叩頭尚膳監進茶諭官人每次茶茶畢出百官一拜  
叩頭賜五府六部都察院及衍聖公羊酒甜食盒入彝  
倫堂後教一亭觀世宗所立程子四歲諸碑又令將廟  
學內各碑及石鼓俱摹搨進覽于是駕自成賢街至安  
定門登城上坐明輪至東北角樓親閱樓上諭閣臣采

儒周程張朱邵共六子不宜立于先儒之內宜有特稱  
下禮部議

表章宋儒六子

八月諭覽我聖祖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大全其中作  
述傳註引證等項惟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張子邵子  
為多可見理學大明于宋而周程等諸子大賢哲大學  
問大有功于聖門已昭然于天下萬世矣然與周秦漢  
唐等諸儒并稱先儒以朕愚見竊為不安但位次題稱



遵行已久有不可輕率改更者茲欲特加崇隆是否可  
行着禮部翰林院太常寺國子監禮科等衙門會同詳  
慎察來看

禮部議奏恭惟皇上身作君師神交賢聖登極以來兩  
行釋奠盛典與肅皇帝同符且是日祥風和暢天表澄  
凝禮樂雍容度教精審國橋觀聽靡不欣躍至下詢宋  
儒周張朱邵二程六人列在先儒似無差別及西廡末  
尚曠一位仰見聖學之粹睿識之精重道崇儒德意臣

等相顧悚服謹按周惇頤首倡絕學朱熹大集儒成程  
嶽程頤張載邵雍皆弘開聖真力闢邪說僅在七十子  
之列實可入室升堂誠宜進稱先賢以彰命世臣等又  
察得漢儒董仲舒生秦火灰燼之後謀契天人階玉通  
當六朝喪亂之餘獨提聖教唐韓愈起衰振弱斥佛尊  
聖亦皆一代真儒千秋特望若並稱先賢之號似亦無  
復間言而臣等復有請者聖廟自高皇帝欽定時四配  
十哲之外兩廡共一百五位及肅皇帝再加釐正別建

啟聖祠進顏路等四人出公伯寮等十三人又退林放  
等七人祀于鄉而進祀后蒼等五人隆慶中進本朝薛  
瑄萬歷中復進本朝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計現在兩  
廡九十七人比洪武中高少其八而本朝儒臣與者僅  
四人耳竊謂宋偏安一隅從祀至十八人我朝列聖表  
章孔子之道再揭中天諸臣感奮興起近證關閩遠邇  
洙泗前後相望指不勝屈自瑄等四人外如吳與弼羅  
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良章懋羅洪先邵元錫顧

憲成等皆品端識正卓然聖人之徒而其著述尤多前  
賢所未發併乞勅下詹翰等官各具議單送部會同九  
卿科道參酌以聽聖裁

### 封皇子儀注

皇三子慈炯年十二歲行冠禮命禮部具冊封儀注定  
于八月二十五日舉行翰林院撰擬王號欽定為定王  
至期以皇三子偶有小恙改九月十八日郊時舉行十  
三日舊輔臣周延儒賀逢聖召到十日見朝召見中

左門賜坐命即入閣遣二臣行禮十八日帝以冊封定  
王告于奉先殿遣官奉節冊寶置綵輿至王宮門外王  
具服迎至隨至拜位四拜宣冊寶王受冊寶訖以授于  
內官捧置冊寶案王四拜禮畢內官捧節由中門出王  
送出宮門外內臣以節校正副使報禮畢是日內官引  
王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如常儀畢詣乾清宮帝服皮弁  
服皇后亦具服各升座王行八拜禮詣皇祖宣懿康惠  
昭妃前皇考溫定懿妃前皇兄懿安皇后前行八拜禮

詣皇貴妃前行四拜禮詣太子前行四拜禮次日免朝  
命定王從弘政門出皇極門前東廡坐百官吉服行四  
拜禮

### 保舉權差

九月諭兵事方殷軍儲告急司農仰屋無措官胥侵沒  
公行而醵弊最深侵剋最甚者無如權關各官儻有額  
稅近以遼勦等餉少有增加儼取盈于羨餘非苛求于  
商旅乃婪官奸胥濫科充彙假公潤私朝廷當加課之

虛名司關享役年之厚利商販因而裝足儲會益復空  
虛盜國病商深可痛恨以後各關差缺而北戶工二部  
不必拘定司屬補例差委着兩京大小九卿翰林科道  
在外督撫巡按各舉至清之官不拘係何職銜在京如  
各衙門司屬中行評博等官在外如監司府佐推知等  
官但係行已端潔清綺無染之人聽其坐名保舉校以  
權差加意釐別弊竇儘年滿所入不限舊額分文必登  
簿解部充餉不另派商賈分毫使常額之濫數自饒立

典起推清華仍破格叙錄以備銓憲之用保舉官一體  
加陞如仍橫政苛歛徒侵羨贏或仍飽私橐者各該撫  
按體訪得實即疏恭以憑重治保舉官一體連坐其從  
前已任之官既經考成姑不追究如臨清河西照舊委  
委俟盜平另議外其北新許豐蕪湖九江荆杭等處但  
遇缺出即另舉議用仍暫帶部銜并受該部考成其未  
盡時宜著戶工二部會議具奏

皇子出閣



十一月望三子定王出閣命吏部選新進士為簡討國  
子助教等官為待詔充講讀以兩旁兩殿中書為侍書  
每遇出講則王從皇極門之左紅正門出紅板橋用校  
尉八人青羅小傘兩柄與至尊同而隨侍內璫六人皆  
金帶也王至皇極門下與趨過西復工與至書堂陛下  
出與閣臣率講讀侍書官立于門右一躬俟王入書堂  
至先師前行禮畢出坐堂中王命先生每奉一躬即分  
班入門內閣臣左立餘各官稍退分左右立一躬出班

初開館行四拜禮以後行一拜禮不叩頭也積四書書  
經各五編講四書書經各二編王命先生每喫酒飯即  
出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做閣臣至紫環觀王親寫十  
字餘俟諸臣退後寫足送閣閣中批閱畢進呈望極門  
外兩廡四十八間除曠八間外實四十間東二十間為  
寶錄玉牒起居諸館及東閣會坐揖處西二十間上十  
間為諸王館下十間為會典諸館也定王書堂西第六  
間讀書處第五間懸先師孔子畫像四配侍側及後永

王出閣因移定王第四間而永王在第六間王初出閣  
向先師行四拜叩頭禮以後則行一拜三叩頭禮皆內  
官贊禮第三間第七間為二王退居處案上置四書書  
經白文及集註大學章句或問洪武正韻海篇直音諸  
書皆紅綾裝

司寇正告

十二月刑部尚書劉澤深議黃道周烟戍不允永成不  
允乃上疏曰看得黃道周罪狀臣前兩疏已痛切嚴責

之矣到此至有一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愼也緣我皇  
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臣非封疆大事則貪酷大罪  
從未有以諫言誅大小一臣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  
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諫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  
非我皇上無不獲無不載天地之全體也且望上所疑  
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察訟言乃為植黨道周自上  
一疏空言無當睿照一臨肝膽寒裂試看如馬思理等  
者始末嘗不相與今且斥之短之周亦不與之較而日

惟禱祝聖壽恐艾無已烏有所謂絲毫黨氣而煩聖明  
之震怒動朝廷之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也不取決  
于左右諸大夫而窮情于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  
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今道周國入皆不以為可殺而  
臣論殺之豈確繁乎臣仰見我皇上于去年行刑時即  
負罪深重之人而猶忽然傳旨免滿城老稚舉皆額  
祝相度無極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而萬一罅因動  
念臣已論定嗟臍何及所以當此生死之關不敢不存

一難慎之心亦惟是恩威出自皇上聖意淵微有非微  
臣渺識所敢窺測故躊躇冒死仍以原擬仰候聖裁而  
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薦章委調委屬乖謬但疏  
舉循例非敢列行烟戍足蔽厥辜涂冲吉等昏昧庸愚  
冥行取咎仍照原擬先如所擬先是刑部尚書李覺斯  
以訊問延遲革職司官吳文熾杖六十至是獄具上意  
不測賴司勉力持之獲免

禁內干外政

十二月諭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容侵越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嚴近習之防勅內官無預外事  
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清源意甚深遠朕覽後  
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功等監及各省司局庫等衙門  
或典禮繕戎鳩工莞鑰或司結服或解文書都差勤慎  
小心料理本等職業應整飭的極力整飭應節裁的加  
忘鄙裁務要專精供事守法奉公不許違越祖訓干預  
在外政事違者即以亂政叅掣處斬不貸該部監仍察

舊典將各監局職掌逐一開列奏

修改歷法

十二月禮部疏言古今治歷之家多矣其能最精者漢  
雖下閔太初歷以鍾律唐一行大衍歷以著策元郭守  
敬授時歷以晷景皆稱推驗之精而晷景為近然用之  
久皆不能無差蓋天與日月星辰其體皆動而其最不  
可測者嘗在于秒忽之間推移盈縮聖智有不能盡窮  
故雖以時分刻刻分秒非不至細而差之半秒積以歲



月則躔離朏朧皆不合原筭此治歷之所以難也皇工  
因監法小差特制西法一局令禮臣徐光啟領其事而  
侍臣李天經陪臣湯若望等典欽天監張守登諸臣觀  
面講求逐年推較十餘年來如日月交食五星伏見之  
類臣等經歷會同赴觀星臺占測而御前亦用黃赤儀  
器親自臨驗西法比監實為密近故昭然不待辨者守  
敬成歷時嘗言天體難測每歲創驗改修庶幾可使如  
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未嘗自以為足也高皇帝精于觀

天雖用守敬歷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以歷律各者赴  
京詳議復自制觀星盤天文分野諸書且別立四四一  
科亦未嘗以守敬之歷為足也蓋其慎也當時博士元  
統成化中丘濬正德中鄭善夫嘉靖中華湘萬歷中邢  
雲鷲諸臣皆以差訛疏請更正今得西歷典之校驗而  
舊歷之不能不差則守敬固以自言之矣臣部尚書林  
欲輯句典臣等詳察經緯新歷誠如所言交食節氣用  
新神殺月令諸款用舊未為不可而再四商確有不得

不鄭重者舊法用日度計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  
差舊法用黃道經度西法用黃道緯度雖微有不同然  
其黃赤儀器與守敬簡儀仰儀候極景符玲瓏互連等  
儀亦皆相似特守敬之徒沿習不察耳自古歷法軌數  
十年一改而守敬之歷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少差者惟  
日月交食時同刻異無大懸絕至置閏之差起于春秋  
分所差二日而西歷定分之日即舊歷所註晝夜各五  
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較密在異時亦未能保其不

差則一番更改良不易言據天經原疏曾請將在局生  
儒盡收之于欽天監以便隨時測驗將新法增附大統  
以便公同考証而前奉明旨亦令監官張守登等于交  
食經緯海朔弦望年速有差者旁求參考又以新法推  
測屢近着照回回科例收監學習實為得之似宜勅下  
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節氣同異據法直陳以俟測驗  
而後徐商更改庶有當乎其守臣天經及速臣湯若望  
中書黃應遠新局官生黃弘憲等累年新進曆書一百

世餘本日晷星吞星球星屏窺甯諸器多歷家所未發  
專門勞動積有餘年似宜量加叙錄而該監官生學習  
則有會典按月按季課試嚴行賞罰之例此所當重加  
申飭者也乃臣等區區之愚則猶有進焉歷為敬天授  
民設也故天在順時布令觀變瞻心其所重莫如加賞  
授民在東作西成南訖朔易其所重莫如農桑故堯舜  
之歷以釐工熙績為欽天而成周之歷以無逸並風為  
月令非徒如保章挈壺之流斤斤于時刻分秒之末而

已凡歷數始于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為五百五十  
以五乘之為二百七十有五自洪武元年戊申距今壬  
午蓋二百七十有五年矣實為河圖中候宜修明禮樂  
先德後刑勸民農桑敦崇仁厚以昌扶國朕基萬年有  
道之長其斯為治歷之本務乎漢儒言明堂謹于尊天  
慎于養人教立義和之官以節民事奉順陰陽則日月  
光明風雨時節災害不生我皇上敬天勤民同符二祖  
知有敬授精意非臣等迂陋所能測識萬一也

誠廷臣交結

十二月諭朝廷分職原自官府不同臣子守官豈容暗  
奸作弊况析圭擔爵之義宜無私交而防微杜漸之閑  
尤先近侍恭聞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  
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大哉聖  
謨最為宏遠朕敢承祖訓不敢愆忘日望羣臣率由斯  
道無奈世風日下士氣遂靡雖奉公守法者固多而行  
險徼倖者亦有媼媚交歡勢權暱就為阿大夫之借譽

左右 掃門士以進杖顯榮有路可通無阻而走窺探  
泄漏視為固然依草附木好生可惡除已往不究外以  
後內外大小諸臣有再蹈前轍者憲典其在朕不敢私  
徇每部院及科道官有澄叙激揚糾彈之責若有見聞  
者即指實奏來不得徇私容隱亦不許風影誣捏審出  
交結真情定行依律處斬三尺森嚴決不姑貸

罪臣校脫

六月改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行賄薛國觀被逮至京上



疏言同邑諸生倪襄贊于庶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  
丁煌言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臣旦夕必逮未幾  
臣果被劾南中有二十八宿設十條錦囊計鴛銀託兵  
部主事錢位坤潛至京師買恭等語內閣袒之嚴旨下  
部查奏 兵科右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聞古人有言  
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鴛鷺之逐烏雀也今之大貪極惡  
敢于無禮如蔡奕琛之甚者彼其身刈衣冠行同市井  
且其狡足以怙惡詐足以文奸長安之人無不鄙之即

同鄉之人亦無不鄙之臣不敢旁為臆列以盡其穢狀  
即以事之彰著者再一言之當其居朝也受宣城知縣  
謝玄珽四千金而為謀考選度布政陸之祺三千金而  
為謀陞京堂漏洩喧傳科臣房之麒據事糾劾以身有  
百足幸免追究疏在御前可覆案也當其居鄉也包攬  
吳中彥之詞訟被害之民聚眾出揭劾致激變知府石  
萬程公訛謂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本處撫按之所察  
奏疏在御前可覆案也當其欲起復而鎖營也借名求

文行賄罪輔王陞彥口供已明凡有血性無不嘆天網  
之不疏此其已定之鐵案現在衙前可覆案也夫有一  
于此難逃聖明之世矣為奕琛計使稍存一點之良心  
一線之廉恥不知如何愧死如何悚懼乃妄工一疏展  
轉設知以為拖延之計以為漏網之謀且從來提解之  
官無不革職若彼罪狀已明而原官尚在透特為護身  
之符刑部先後屢奉明旨踐踐不敢問結者亦以此耳  
不知犯法彰明之日使人人可以捍網言官慮其波及

而不敢言法曹畏其刀肆而不敢訛視我聖明為何如  
主裁伏望望工勅部臣將前後奉旨之案速為察奏不  
得因其未革職之官而遽為顧忌不得徇其拖延之狡  
計而仍事連四庶乎罰不踰時則國是明而法紀肅矣  
臣職司糾彈竊比鷹鷂之義

按此條當補入六月望子禮儀條下